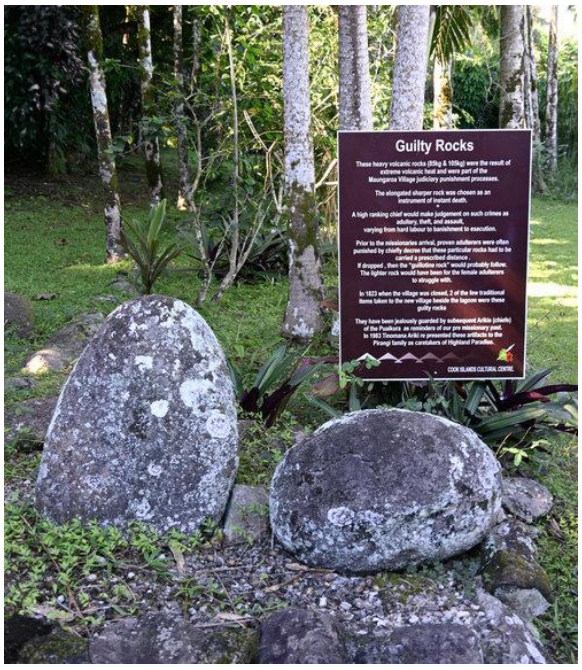
庫克群島：尋找和解與融合的新世外桃源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庫克群島是「世外桃源」嗎？

年少時閱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心中總是泛起無限的嚮往與遐想。在我們的想像中，世外桃源理應是一個沒有壓迫、與世無爭、人性純樸的避風港。然而，現實中真的存在這樣的世外桃源嗎？位於南太平洋的島國庫克群島（Cook Islands），在地理上雖然與世隔絕、風景如畫，但在西方文明與基督教進入這片群島之前，這裡的現實並非如詩如畫，而是充斥著部落間的殘酷殺戮、無休止的戰爭、食人肉等血腥習俗與極其殘忍的刑罰。



罪咎石：無法承受的重量

我這次旅程的亮點之一，是參觀了位於拉羅湯加島（Rarotonga）山區的高原天堂文化中心（Highland Paradise Cultural Centre）。這座遺址曾是蒂諾馬納（Tinomana）部落歷史悠久的山區避難所與權力核心，如今保存了大量當地人的歷史文物。然而，千萬不要被「天堂」這個美麗的名詞所誤導，在參觀過程中，雖然少不了熱情的土風舞、開椰子演示、編織草籃等觀光節目，但最令我震撼且深思的，卻是安放在遺址中的兩塊「罪咎石」（Guilty rocks）。

在基督教傳入之前，當地部落酋長（Ariki）在傳統政治、司法和宗教秩序中享有極高權威。那時，如果有人犯下通姦、盜竊或傷人等罪行，他們就會被帶到酋長面前接受懲戒。酋長會判處罪犯背負一塊巨大而沉重的火山石，跋涉一段指定的崎嶇山路，甚至要越過整個山頭。這是一種旨在將罪犯徹底羞辱、並施以極限體力折磨的公開苦役。導賞員說，這塊石頭的重量大概高達九十公斤，但男性罪犯和女性罪犯所背負的石頭是不同的（女性要背負的石頭稍微輕一些）。在這種極端的體能測試過程中，如果被告不支丟掉石頭，這在

部落文化中就等同於向神明與族人證明自己「真的有罪」，其最終命運將完全取決於酋長的一念之間，而等待他們的往往是極刑處決。

本來，我想親自試一試舉起其中一塊罪咎石，感受一下歷史的厚重感，但一來我擔心不小心損壞這件珍貴文物，恐怕就無法離開島嶼；二來也擔心萬一搬不動石頭，我會在太太面前大失威風。我心想：除非你擁有甄子丹或巔峰時期阿諾舒華辛力加般的強健體格，否則面對這項考驗便必死無疑。我不相信一個普通人能夠拿起九十公斤的粗糙巨石，在熱帶氣候下攀山越嶺，中途還被要求完全不放下石頭休息。這種刑罰，在生理極限上就是一條絕路。

偽裝成考驗的戲劇性處決

這種背負罪咎石的審判方式，讓我立刻聯想到中世紀歐洲或美國殖民時期獵巫運動中的「浸水刑」，也就是把嫌疑犯綁縛扔入水中。在人類學中，兩者都屬於一種被稱為「神判（Trial by Ordeal）」的司法實踐。在浸水刑中，審判者將被懷疑是女巫的婦女扔進水裡：如果她浮起來，就證明她有巫術，隨後就會被處死；如果她沉下去，則證明她是無辜的，但此時她可能已經被活活淹死。罪咎石亦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這種審判和刑罰方法本質上並非為了彰顯公正，也根本沒有給予被告任何生還或自證清白的機會。

在這些古代社會中，審判的目的並非真正為了查明事實或洗刷冤屈，它更像是一場偽裝成客觀考驗的戲劇性處決（theatrical execution）。在基督教傳入之前的庫克群島，酋長的話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法律。然而，統治者為了維持權威，仍然需要依靠這種令人膽寒的公開殘酷表演，來維護社會禁忌，並震懾潛在的叛亂。背負巨石這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刑罰，向部落其他成員傳遞了一個極其清晰且恐怖的心理信息：違背酋長的法律，等同於主動選擇了一場殘忍、公開且不可逆轉的死亡。坦白說，我絕對不想生活在這樣的「天堂」裡。與其追求虛無飄渺的原始世外桃源，我更珍惜和偏愛一個尊重人權、保護個體尊嚴，並追求程序公義的現代法治社會。

基督教深深植根

如今，庫克群島的文化卻呈現出另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它展現出極其強烈的基督教虔敬精神。我們抵達這片島嶼的時間恰逢星期日，赫然發現島上幾乎所有的店鋪都關門歇業。當地人告訴我們，這是因為大部分島民在週日都會雷打不動地前往教堂做禮拜。

歷史記載，倫敦傳教會於1821年抵達庫克群島（先抵達艾圖塔基島 Aitutaki，後於1823年抵達拉羅湯加島 Rarotonga）。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整個群島的居民在很短時間內都皈

依了基督教。這場驚人的集體改宗，並非完全依賴歐洲傳教士的強制推行，更大程度上是通過玻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s）將福音傳給自己同胞的本土化傳播。這段時期最傳奇的人物是帕佩哈（Papeiha），他來自博拉博拉島（Bora Bora），曾接受倫敦傳教會傳教士的訓練。由於他與當地島民外表相似，語言高度互通，且洞悉玻里尼西亞的部落社會運作，因此他比任何白人傳教士都更能巧妙地駕馭部落政治。他甚至通過迎娶一位高級酋長（Tinomana Ariki）的女兒，成功在傳統社會結構中鞏固了自己的崇高地位。



在我們的觀光導賞過程中，當地的原住民導遊帶領我們小組祈禱了許多次：活動開始前，他祈求上帝賜予我們祝福；進餐前，他帶領大家作謝飯禱告；而在行程結束之際，他又作了感恩禱告。這位本地導遊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在基督教進入庫克群島後，這裡再也沒有戰爭、殺戮、吃人肉和酷刑了……」這幾句看似樸實的話，卻在我的內心激起了巨大的波瀾。

在當今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術界，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批判歷史觀具有重大影響，這種典型論述通常認為：非西方社會在西方殖民擴張前，原本過著自給自足、和諧恬靜、與世無爭的純潔生活；西方帝國主義為了擴張疆域和掠奪資源，自私而強硬地改變了土著的傳統生活方式，摧毀了他們寶貴的文化遺產與精神信仰。然而，這位在庫克群島土生土長的導遊，卻用他感恩的口吻，向外來遊客提出了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本地詮釋。對他而言，基督教的到來並非奴役的枷鎖，反而是一場將他們從原始殘暴與永無休止部落仇殺中解救出來的精神革命。

庫克群島選擇自由結合

我相信這兩種歷史論述都各自擁有不容忽視的實證與理據，在這裡我無意評判或向讀者推銷任何一種歷史觀。但無論如何，歷史的演變結果是客觀存在的。在今日主流公共生活中，庫克群島人並沒有以反西方仇恨作為核心政治取向，相反，他們與西方文明（特別是紐西蘭）保持著極其緊密且務實的互惠關係。當經過庫克群島的海上警察設施時，我看

到澳洲政府支援當地海上安全及巡邏的標誌；而在當地的商店購物時，我們使用的貨幣也是紐西蘭元（NZD）。

庫克群島與紐西蘭之間深厚的歷史紐帶，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當時，由於極度擔憂法國在南太平洋的勢力擴張，庫克群島的酋長主動向英國尋求庇護。1888年，英國將庫克群島南部置於保護之下。1900年，庫克群島正式納入英國領土；翌年，英國將紐西蘭殖民地的管治範圍擴展至庫克群島，自此展開長達六十多年的紐西蘭殖民管治。



二戰結束後，全球在聯合國與美國的主導下掀起了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浪潮。1962年，紐西蘭向庫克群島提供了四個前途選項：

1. 完全獨立；
2. 完全融入紐西蘭，成為紐西蘭的一部分；
3. 加入玻里尼西亞聯邦（Polynesian Federation）；
4. 在保持與紐西蘭憲法聯繫的同時實行內部自治。

經過深思熟慮，庫克群島選擇了第四個選項。1965年8月4日，《庫克群島憲法法案》正式生效，宣告其脫離殖民地地位，邁向自治。 時至今日，名義上與國際法上，庫克群島是一個享有廣泛自主外交權的國家，例如美國在2023年承認庫克群島為「主權和獨立國家」，並與其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但庫克群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在實際運作與憲法結構上，它仍然與紐西蘭維持著「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的特殊憲制關係。庫克群島擁有完全獨立的民選政府，在內部事務上擁有終極決定權，但紐西蘭在憲法上有義務在其要求下提供國防支援。更重要的是，全體庫克群島國民都擁有紐西蘭公民身份，並使用紐西蘭護照，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隨時前往紐西蘭旅遊、工作、定居；符合澳洲入境及特殊類別簽證規定者，也可以在澳洲居住和工作。這種獨特的政治設計，為這個人口稀少、資源有限的島國，提供了無可比擬的安全保障與發展彈性。

結語

回到最初的問題：現實中真的有「世外桃源」嗎？庫克群島的歷史與現狀，給了我們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答案。如果我們將「世外桃源」定義為一個完全與世隔絕、保留原始狀態的純樸烏托邦，那麼歷史事實無情地打破了這個幻想。在西方文明進入這片土地之前，這裡並非毫無瑕疵的樂土，那塊高達九十公斤、代表著專制與剝奪基本人權的「罪咎石」

，就是對野蠻制度最沉重的歷史控訴。它提醒著我們，任何缺乏法治與人權保障的原始社會，都可能異化為個體的深淵。文明的進步，往往需要打破那些殘酷的傳統禁忌。

西方文明與基督教的引入，確實以一種劇烈而全面的方式徹底重塑了這片土地，消除了古老的暴政與血腥，將愛、和平與現代秩序植根於島民心中。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這場文明的洗禮曾伴隨著對本土藝術、傳統與主體性的壓制。令人敬佩的是，庫克群島的人民並沒有陷入狹隘的仇恨或揮之不去的歷史包袱中。他們以極具彈性與智慧的實用主義精神，主動回應了這場歷史的巨變，他們接納了外來的信仰與現代法治，將其融入了玻里尼西亞的文化中；一方面他們擺脫了殖民統治，另一方面又選擇了一種既保有主權尊嚴、又共享紐西蘭公民權利的「自由結合」關係，實現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庫克群島或許不是陶淵明筆下那個逃避世事、一成不變的古典桃花源；但它卻展示了另一種更具生命力的「現代桃花源」：一個不迴避文明衝突、勇於在古老陰暗的歷史中與外來信仰達成和解，並在主權與依附之間找到完美平衡的智慧島國。真正的天堂，不在於它從未經歷過黑暗，而在於它經歷了歷史的洗禮與碰撞後，依然能在大海的懷抱中，安詳地唱出和平的讚美詩。

2026年7月15日

原載於香港《有情無國界》

[更多資訊]